

本报记者郑梦雨 | 编辑刘荒

他们都守候在门口，等着亲吻对方——一个是年轻的护士，一个是病重的老人，此刻都更需要爱情的力量。

在浙江义乌市一家医院感染楼门口，26岁的黄千瑞与隔离病房护士陈颖，隔着玻璃用手机互诉衷肠。这对分别11天的年轻情侣，隔着玻璃深情一“吻”的照片红遍网络。

而杭州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84岁的黄国琦带着一封刚写好的“情书”，还有几个猕猴桃，缓步走到老伴孙念杰的病床前，边问候边轻吻他的脸颊。这是他们相隔55天后第一次见面。

如果说3月20日，黄千瑞和陈颖领取的红色结婚证，是兑现“等你出来，我们就去登记”的承诺，黄国琦老人55天里写下的46封情书，则是他们对65年爱情长跑的信守。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灾难，却也是一面爱情的“镜子”。这一老一少的爱情故事，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隔离爱情。

迟到36天的结婚证书，让人想起了“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3月20日上午10时整，陈颖挽着黄千瑞的手臂，走进义乌市婚姻登记处，成为当天登记的第15对新入。

几分钟后，他们拿到了鲜红色的结婚证书。这个登记结婚的日子，比原定计划迟到了36天。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宣誓完毕，口罩掩盖不住新郎黄千瑞脸上的笑容：“等了好久了，我终于娶到了我的大英雄。”

1月25日，农历庚子春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护士陈颖，突然接到医院紧急通知：负压病房随时启动，回院进行三级防护培训。

陡然严峻的疫情，中断了欢欣祥和的节日气氛。陈颖动身去医院时，桌上的饭菜只用了一半。彼时，陈颖和黄千瑞都没有预料到，这将是一场硬仗。

1996年出生的陈颖，入职仅一年。她穿戴厚重的防护服，进入一线隔离病区。除了完成抽血、输液、打针、测量病人生命体征等常规工作外，陈颖还要负责清理医疗垃圾——按操作规定包裹四层，打鹅颈结，交付清运。最后，再给整个区域喷洒消毒。

和所有抗疫一线的同事一样，她只能在隔离病房与隔离宿舍之间活动，无法回家，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从病房出来，她自己不敢照镜子，更不敢给黄千瑞看自己摘下口罩的样子。

年轻人都知道，2月14日这天是情人节，却没有几个人知道，陈颖和黄千瑞也把登记结婚的日子，选在了这一天。

每天凌晨2点交接班，从病房到宿舍的小路黑暗寂静。陈颖害怕一个人走，她下意识掏出手机，微弱的屏光映衬出一张勒出印痕的脸——口罩、护目镜戴久了，在脸上压出了一道红印子。

陈颖忘不了这段日子，黄千瑞每天都在手机另一端，在线“陪”她走完这段路，往日子里赶上陈颖夜班，黄千瑞都会接送她，无论多忙或多晚。有一次，甚至等了地她5个小时。

“每天都粘在一起，突然一个人了，实在不知

疫「考」，让相爱的人抱得更紧

老夫妻，写给重症监护室的四十六封情书 小情侣，战「疫」病房隔着玻璃深情一「吻」



▲2月4日，浙大四院感染科门口，陈颖和黄千瑞隔着玻璃亲吻。
金星星摄

是你最喜欢的！”隔着玻璃，黄千瑞打电话哽咽道。

“我好想回家，想抱抱你。”另一侧的陈颖也哭了。

“我也想抱抱你。你黑眼圈变深了，也更瘦了，现在还有80斤吗？”

“怎么抱？抱不了！”这两颗年轻热烈的心，急切得隔不住了。他们戴着口罩的脸，早已贴在玻璃上，隔着玻璃亲吻起来……

3月10日，义乌市新冠肺炎患者清零，陈颖也终于“出院”了。黄千瑞提前一周订好了蛋糕和一束花，带上戒指接陈颖回家。

“现在的你，还愿意嫁给我眼前的我吗？”小伙子有点明知故问。

“愿意！”女护士毫不犹豫。

回家后，黄千瑞给她做了一桌子菜，包括新学的炒牛肉。为了这顿饭，他练习了很多天。

登记结婚这天，他们收到一位网友寄来的一束鲜花，还有一张“新婚快乐，平安幸福”的贺卡，落款竟然是“中国人民”。

下午，黄千瑞带着陈颖去了浦江。这是陈颖这段时间以来，感到最释放的时刻——她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觉得春天真的回来了。

重症监护室里的46封“情书”，让人感动于“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黄国琦老人身穿隔离衣，平缓地走到ICU病房18床旁边。她轻轻地俯下身来，戴着口罩的脸向老伴孙念杰深深贴过去。

这是他们分隔55天后第一次相见。老两口都住在杭州市中医院同一幢病房楼，黄国琦老人在十三楼老年病科，孙念杰老人在三楼重症监护室，乘坐电梯不过十几秒。

疫情期间需要隔离，一隔就是55天。“我来看看你，你的脸色很好，白里透红！”

黄国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孙念杰说话，一边用手指抚摸他的额头和脸颊。

2017年，已经86周岁的孙念杰老人，被确



▲3月25日，开放探视当日，黄国琦拥抱孙念杰。
李柳燕摄

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后逐渐失语。现在因肺病插管无法发声，只能用气息和眼神变化来回应。

“我在他的脸颊吻了一下”，黄国琦回忆见面那一刻，语气中不无兴奋：“他虽然没有什么表情，可我感受得到他心跳加速，像在哭。”

由于隔离期间不能见面，黄国琦就给老伴儿写信。病房里没有现成的信纸，她就把要说的话，全写在医院废弃单据的背面——为了让他能看清楚，每个字如蚕豆一般大。

黄国琦每次写好信后，不是拜托护士交到三楼孙念杰手中，就是亲自送到重症监护室的门口。就这样，一篇又一篇，一趟又一趟。

“你身体不好我很心痛，在过往的生活中，有时候惹你生气，在此向你深深地鞠躬表达歉意。最值得庆幸的是，咱们实现了恋爱时书信往来中表达的心愿：白头到老。往后的日子，我一定很好地陪伴你。”黄国琦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对结婚逾60年的夫妻，在胶东半岛同一个村庄长大，算是青梅竹马。1954年，23岁的军人孙念杰被调离威海老家。这对年轻的恋人，开始长达5年的书信交流，一个月两封信。

这5年来的书信，被孙念杰珍藏在铁罐里。

1959年，二人结婚成亲，小学教师黄国琦跟随丈夫调到无锡。1978年，孙念杰从部队转业，一家人来到杭州生活。

几十年来，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孙念杰，经常给妻子讲战场上的故事。大多都是如何打字、怎样抄小报，还有死里逃生、食不果腹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说起来，孙念杰患肺病的病根儿，与亲历朝鲜战场3年防空洞的经历，似乎不无关系。

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穿着病员服，孙念杰偏要再系一根腰带。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双手贴紧腰带的习惯。老伴黄国琦写给他信，有几封也被他插进腰带里，时常拿出来看看，纸都攥皱了，揉了揉。

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而言，坦率表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平时甚少说甜言蜜语的夫妻，在病痛面前不再压抑自己。

隔离前，黄国琦时常在孙念杰身旁“拉呱儿”，回忆村里的旧事，也重温恋爱时的情情话。

那一夜，我们拉着2000箱药品进武汉

本报记者薛园

葱香热辣的干干面气息，从刚刚复工的街边小铺里飘散出来，久“宅”未出的人们开始推开门舒活筋骨，武汉的城市活力正逐渐恢复。终于盼来了“解封”的日子，即使市民依然戴着口罩，你也能从眉眼中看出，长时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正渐渐散去。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的重启而奋斗的身影，从未远去。许多之前和武汉没有什么交集的人，在全民战“疫”的历史性时刻，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

戴建元是一名司机。1月22日晚，武汉封城前夜，他和同事从700公里之外的江苏泰州出发，千里奔驰，将急需的药品送往荆楚大地。17年前，他给全力抗击“非典”的北京送过药；17年后，56岁的他又带着同事一起，把车开进了武汉。以下，是戴建元的口述——

我叫戴建元，是扬子江药业集团车队的一名驾驶员。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方舱医院，都用过我和同事们运去的药物。

回忆起封城当日，我和同事连夜带着2000箱抗疫药品进入武汉城区时的场景，那空荡荡的街道，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还历历在目；恐惧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不断搏斗的感觉，也记忆犹新。

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即将过年的喜悦中。我正和车队的同事们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集团例行的团年饭，电话响了——疫情告急，需要连夜运送药物到武汉。武汉与我们所处的泰州相距近700公里，大家都是不久前才收到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也不知道严重程度，只想着我们是医药集团，少不了要加紧生产，而作为车队驾驶员，年后可能要做好加班加点运送货物的准备了——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17年前“非典”时的进京证明，到现在我都保留着

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紧急支援任务了。

“非典”那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需要运送抗病毒药品去北京。那时我还年轻，遇到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事情自然想也不想就往前冲，顾不得害怕，义无反顾地就去了。后来，是进京检查站全套武装的工作人员和口罩也挡不住的刺鼻



▲武汉封城前夜，车队整装待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消毒水味儿将我拉回了现实。不过我不后悔，几年后去汶川支援也是一样，危难时刻个人能做的不多，但以后想起来都是宝贵经历。

到现在我都保留着当时的进京证明，还拍了照片存在手机里，时不时翻出来看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吧。

没想到17年后，我们又一次进入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有人退缩，在岗的十多名驾驶员和管理人员全部报了名，“愿意去”“我去！”“我是党员，请组织优先考虑”的声音此起彼伏。

经过慎重考虑，公司领导最后决定由车队负责人单霖君带队，包括我在内的3名资深驾驶员，以及安全员、调度员、修理员和新闻中心通讯员各1名共同执行此次任务。集团经营总公司副总经理毛宝健和总经理办主任王银萍专程来为大家壮胆打气：“你们是勇敢的扬子江人。今天大家肩负责任和使命，无畏逆行武汉，向你们致敬。”

与此同时，2000箱药品也已经装车完毕。原来，在湖北省分公司收到商函后立即汇报后，集团领导毫不含糊，当即拍板：连夜送货。各相关部门迅速安排行动，仓库出货装货，车队选人、规划行程，后勤准备物资……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多尽个把子气力而已

晚上8点半，距离接到药品支援商函不过5个多小时，我们3辆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

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但我们送的是疫区急需的药品

因为前期准备充分，一路上的行进还算顺利，半夜时分在安徽境内遇到大雾，还有堵车严重的路段，三辆车也都凭借丰富的经验沉着应对。

离武汉越来越近。凌晨2点多，负责人单霖君从手机新闻里刷到了武汉封城的通告，除驾驶员外，我们其他人纷纷打开手机，弹出的全是铺天盖地的相关信息。

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一时间，2003年抗击“非典”的紧迫情景仿佛重现，大家也再次意识到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而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到达进入湖北前的最后一个服务区，和武汉的距离已不足200公里。紧张、紧张，还是紧张。

“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驾驶员孙权后来回忆时跟我说，“但我们送的是疫区急需的药品，而且个人防护做好，还是一定可以顺利完成任务的。”

单霖君作为负责人反复强调口罩戴好，消毒液拿好，几位同事不停查找了解病毒防护知识，我也讲了自己“非典”时的经历，希望能给大家增加信心，振奋士气。

为了缓解气氛，我们还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又唠起家常，尽量让自己忘记正接近疫情最严重地区、面临危险，只把它当成是一次普通的运送任务。

23日上午7点多，我们的车队下了高速，进入收费站。此时武汉市出城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龙，身穿防护服的检查站工作人员挨个给车上人员测量体温。

进到城里，还是如常的高楼大厦，但整个城市与我们记忆里的纷繁热闹已相去甚远。离通告生效还有一个多小时，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很少，零星走在街边的行人也都戴着口罩，步履匆匆，不时有救护车与我们擦肩而过，鸣笛声划破天际。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原本紧张、担忧的心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渺小，在整个城市的沉重面前，

不值一提。

同样戴口罩的还有和我们对接的工作人员，谈话时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告诉我们是特殊时期，不方便接近，也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后来车队的同事们还一直跟对方保持着联系，得知大家都安然无恙，我们心里也多了一丝欣慰。

只要一声吆喝，无论职位高低，人人都是临时装卸员

返回泰州后便是14天的居家隔离。期间，武汉一行的经历一直在我脑海中过电影般浮现，想到那句“你们是勇敢的扬子江人”的鼓励，总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做什么。

同事们比我行动得更更快。

股份公司固体制剂的1号车间一直没停工，加班加点；生产抗病毒药品的口服液2号车间，在一天之内召集到符合疫情防控和生产操作条件的员工145名，采取封闭式管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市场供应；

2月3日，价值2000余万元的医疗防护用品和抗病毒药品已捐赠给部分急需物资的医疗机构；之后，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及各方舱医院陆续投入使用，集团通过一级经销商获得武汉防控指挥部下发的采购指令，多次准备药品送往武汉，并确保货源充足；

1月22日至4月8日，集团经营总公司总仓共计发货191万件，其中仅一名仓库管理员就累计为湖北发货达1.9万余件。

“人手短缺时，无论职位高低，只要一声吆喝，每个人都是临时装卸员；只要一线需要，人人都能快速返岗，投入工作。”同事这样告诉我。

隔离期结束后，我也第一时间再次投入到工作岗位，奔波在继续运送物资药物的各条线路。个体的力量虽然单薄，我们为武汉做不了太多，但起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主动配合防控工作，就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时间到了4月初，我们集团经过封闭式突击生产，保证了供给武汉和全国各医疗机构的用药货源充足，在3月中旬时已基本步入正轨，恢复了生产运营。相信全国各地的企业和人们也都是如此，疫情期间竭尽所能，盼的就是武汉能重新启动，和其他城市一样正常运转——终于要实现了。

现在武汉终于按下“重启键”，说实话我还挺想去武汉看看的，在路边随便找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这么长时间的经历，赏赏樱花，逛逛汉正街，看看黄鹤楼。